



金陵癸甲撫談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9
2



文庫 11
D 299
2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6981

金陵癸甲擬談卷下

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正月元日。金陵城中女館著裙相慶賀。偽女官覺。鎖去。或杖。或枷。目為妖牌尾。亦有慶賀。為賊所覺。均被杖。時賊營十二月二十四也。

正月初七日。賊以為元旦。日天大雪。黎明。誦讚美聲震天地。賊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揖。但曰高陞而已。

金陵廩膳生員。張炳元。倡內應。與大營約。初九初

金陵

十一日。乘賊慶賀年節不為備。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偽守城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不意賊于初八日調陳桂堂至七里洲之賊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城頭無響應。乃返。

賊初言演劇為邪歌。繼于池州得戲箱數十隻。回金陵。乃招優倡演戲。東賊在清涼山腰大樹下試之。喜甚。偽諭搭臺于偽府引壁內。以備開戲。適東賊目疾復發。乃止。

東賊偽諭朝夕敬天父。男樂在外。湏女樂在內。搜逼金陵樂妓進偽府。每賊處數十名。朝夕琵琶以供讚美。

賊獲城外男子。見其壯偉。目為妖毒。刑逼之。認在大營探報等語。並言以白布為記。於是賊至五更吹號角。傳齊人等。至北賊偽府前下木柵。搜獲白布千餘塊。鎖禁千餘人。三日刑逼無據。令賊官各自取保。但殺數人。遂禁偶語。語棄市。出首子。以指揮幟為訪試。偽指揮由是路遇。若不相識焉。

張炳元謀內應。目前期未踐。而陳桂堂又調往賊

水營乃間道赴大營與將軍議約期同志充買物者出城至買賣街官兵扮賣物者五百如期亦至其處計相見後把持城門接應官兵入城大隊隨其後適微雨官兵大隊聲號起未及買賣街賊覺城頭礮發同志轉至城門門已閉矣官兵退開門同志入賊由是疑於東門內接門砌仄巷容五弓長箭餘兩頭設大木柵以鐵索繞匝焉

越日大師合六品軍功田王梅大營與同志議約期登城頭俟官兵至城下斬守門及守礮諸賊開門接應議未定炳元意欲於南門再得一路接應至南門遇陳桂堂之書使張沛澤扭至偽侯黃玉崑衙出首自言前與張炳元同謀誘炳元使得欵差印乃有據自後未見炳元今路遇之得以扭至玉崑刑訊無供又易佗賊訊備極慘毒瀕死復活言沛澤吸食鴉片我前見面勸之令挾讐誣我賊搜張沛澤館得鴉片等具先殺沛澤復調炳元至北賊偽府加刑訊之炳元自知必死認通大營曰我係江南人非有老兄弟為首教我我亦不敢遂羅

織老長老數十賊盡殺之而未及同志一人。

同志始猶冀炳元得免。嗣見事實將就殺。急與大營計。約田王梅等九人入城。與同志五十人訂期。至東門城頭。斬關接應。至日。官兵聲號起。城上田王梅等急斬城門。守吏守礮長毛賊十餘人。將開柵。鐵索及鎖重匝。未及開。賊聞城外喧呼及炮聲。率大隊賊至。王梅等不得動手。乃散伏於各館。賊見五十人內。有若機匠及牌尾與菜園人。仍搜機匠及牌尾與菜園。果得欵差藍印三四張。遂鎖禁

數百人。又搜各館。得數百人。俱禁於貢院。賊意欲盡殺之。嗣傳偽諭。如有廣西館長取保。釋去計殺二百餘人。炳元亦遇難。至是機匠僅剩二千。牌尾館廢。菜園僅剩數百人。

賊前有招用泥水木匠之令。王梅等即扮泥水匠入城。內應破閉城三日。田王梅等尚匿泥水匠。將軍孫知禮衙內。不意知禮打扇幼童。自投東賊。出首具陳。孫知禮引進王梅等九人。狀東賊密令賊官訪拿。幸是日城開。王梅等先逸。但鎖孫知禮。

及紆下偽總制等數人殺之。由是收前用偽關憑別用翼賊發牌出城。記人數於簿。入城再查對。而各偽衙人等。均不許擅自出城。

賊有改讚美魂得昇天句。為功名就者。東賊怒杖殺之。嗣又議易前語。蓋惟恐外人能誦得以混入賊隊也。此等荒誕殊屬可笑。何足懼之有。

賊傳偽令著女館各覓井闌圈一個。送東賊偽府。不知何用。婦女千餘人輪抬不起。人多受傷。又曾傳偽命。要每女館找小老鼠數對。又臭蟲數對。送

于偽府。亦不知何用。真是笑談。

賊前搜禁未殺之人內。有因瘡因蝨剪髮者。酷刑迫問。不得已以通大營對。賊又吹號角。傳齊城中人等。驗髮。凡剪髮者。盡鎖于貢院。并傳偽令各館倘有剪髮之人。不速送至貢院。查出同罪。是以各館紛紛送人。共計男子二千餘人。又令偽女官搜各女館。詎知金陵風俗。婦女多剪前後髮。賊不之問。亦搜得二千餘人。並幼童數百人。禁於貢院。東賊初意欲盡殺有常大妹者。東賊妾母也。至東偽

府擊鼓鳴冤。言其子曰瘡剪髮被鎖至貢院求釋。放東賊大怒。言因瘡剪髮事出有由。何至冤屈。乃出爾。我之舅尚然不知冤屈多少。兄弟姪姝矣。乃出偽諭。果係曰瘡曰虱。只要館長取保。盡皆釋放。否則斬。於是保出十之八九。但殺男女百餘人。越日有出城逃逸者。為賊所獲。即前剪髮之人。賊怒以火烙火錐逼之。問通妖否。不得已。認通妖。偽諭。凡前剪髮之兄弟姪姝。俱由取保人送至貢院。匿者同罪。于是禁男子于十八房等處。禁婦女于兩菊。

大蹄。每日偽指揮偽侍衛偽將軍等。輪班刑訊。除踹槓杖打外。更有手足反接。背置銅鑪。用火燒者。呼慘之聲。不忍入耳。或將衣服脫盡。用鍊鍊燒紅。繞脛一盤。但聞油漬鍊聲。肉皆糜爛。痛蹄昏絕。或用火箸燒紅。刺入服肉。或錐進穀道。亦皆蹄呼萬狀。頻至於死。至於吊指跪鍊。猶其輕者。必使人認通妖。又必牽掛他人而後已。每日偽巡查送粥一次。潑于石板地上。令人手抓舌舐。男子計自死百餘。訊定死罪四百有餘。女子在蹄衙之中。間有隨

人聽使見色逼姦。以至自盡。計刑死百餘。自縊百餘。餓斃百餘。定死罪二百有餘。外此男女。仍須再訊。請于東賊。東賊本欲盡數殺之。轉請于逆賊秀全。逆賊偽詔。體天父好生之德。但殺兄弟百人。姦妹數十人。餘須再訊。如非通姦。槩可釋放。先是。凡逆賊許可。東賊必不可。逆賊欲殺。東賊必不殺。自示權由。已出也。至是賊偽詔。但殺百餘人。東賊怨衆怨已。乃出偽諭。盡行取保釋放。調僅此百人通姦。諒亦難逃。天父手段。其無人保者。殺。計殺男女

二千餘人。餘俱放出。

賊見人逃走。皆由出城買物。又見買者之多。冀于此取利。乃立五市于北門橋。不准人出城買物。不准人在各街賣物。悉歸五市。嗣曰五市價踴貴。差長毛不便。又議罷。

女簿書。東賊逼選民女識字者充之。代已批判也。有傳善祥者。金陵女。二十餘歲。自恃其才。東賊聞之。選入偽府。凡賊女書。皆歸批判。有不合善祥式者。輒批罵。由是賊偽官均尚文。善祥能合賊意。遂

金陵卷下
恃賊寵。逞其驕傲。屢言老長毛狗屁不通。忤東賊。乃借善祥吸食黃烟。加之號女館。以示傲。猶有復用之意。嗣善祥病。自為文呈東賊。言素蒙厚恩。無以報答。故盡心。我閱文書。夜倦。不意妖魔迷懺。吸食黃烟。又荷重恩。不加死罪。原祈釋放。以期後報。詎知病患不起。恐難再覩慈顏。謹將某日所賜金戒指兩個奉繳。以表小妹之意。無他。幸為垂鑒。東賊乃知其病。大驚訝。釋其枷。使偽國醫往視。病乃愈。善祥得隨意往各女館。無所禁。遂不知所終。又傳言逃出。

自善祥枷出。女偽簿書。無當東賊意者。有人以九妹聞。乃逼九妹入偽府。九妹朱姓湖北人。年二十歲。有姿色。能詩文。自為賊擄。依于廣西某女偽百長館中。偽百長與九妹意相投。且憐而愛之。凡東賊撰識字女子。屢隱而不列九妹名。至是東賊聞之大怒。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謂某百長當五馬分屍。其眾女官及眾百長均杖二百。以為瞞隱者戒。傳眾至羣跪于東賊偽府前。問九妹識字否。

對曰否。某百長藏爾否。對曰否。乃杖九妹三百。問某女偽百長。對與九妹同。立殺某女偽百長。先控其眼。次割其乳。然後剖其心。梟其首。謂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做衆。適大風雨。乃免衆責。九妹遂入偽府。月餘。九妹覓得砒霜。入勾結偽王娘。將以藥死東賊。謀泄。東賊怒。又言天父下凡。指出殺九妹。並殺同女館者九人。

賊王帽。由繡花女館做進。有逼入女子。未詳某名。妹以穢布作天賊東賊帽。襯冀魘之。同館挾嫌。出首。東賊怒。令點天燈。示衆。點天燈以帛裹四肢。漬油。綁於桿上。以火燃之。其時女子受鞭杖。幸已昏絕。拖放樹下。醒乃自縊。遂殺同館之知情不舉者七人。

東賊怒。女館之屢欲害之。且見糧不足。令偽女官傳偽諭。城中姊妹。悉于翌日五鼓。各背被一沐。出聚寶門。紫館計使婦女出城。旋於城門點名。凡有夫與子在城內者。令返館。餘俱逼令出城。且得以恣意搜掠。女館剽物。偽諭出。閣城譁然。棄狹提於

河內。及投水自縊。計四五百人。街市男女往來雜沓。哭泣之聲動地。泥木停工。奔赴女館。禁不能止。勢將內變。北賊翼賊懼議。請于東賊。急于各街口。傳偽諭言。東賊愛惜姊妹。斷不肯使出城。盡皆就死。不過每館派出一二大脚姊妹。出南門幫挖濠溝而已。是乃女官傳令訛錯也。鎖偽女官數十于東賊偽府。將殺之。繼又言。將杖之。城內稍定。次日傳偽令。凡姊妹俱要赴小營聽講道理。有一名不到。搜出斬。至則分四色旗。令有夫與子在城內者。

立於黃旗下。夫與子打先鋒。遠出者。立於紅旗下。孀婦處女。立於白旗下。夫與子變妖逃走者。立於黑旗下。不知何意。俄而偽侯至臺上言。昨日非女官傳令之訛。皆爾新姊妹聽令之訛。應斬。姑赦歸。各照所立旗色造冊。送女巡查母綬。講畢乃散。後造冊未及。稽查亦置之。

五月洋人至。東賊不准入城。乃自入城。書問東賊言。爾我同教。何以爾分男女館。爾言天父下凡。請問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見。如此類者數十條。先

是癸丑四月。洋人至入城。東賊囑其不打仗。十一月又至。勸和。東賊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書。候東賊復。東賊使翼賊與黃玉崑閉戶三日。作偽諭。答之。不知所言。然甚畏之。

東賊連接湖南湖北安徽各賊回書。言所到之處。米穀俱無。乃改議發米數。男子牌面。每日每名發米半斤。牌尾四兩。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發米六兩。湖北以下發米三兩。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則殺。其時男館逃走者多。新擄者少。如廣西不

滿千人。廣東約千餘人。湖南約三千人。湖北約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各省約數百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約萬人。鎮揚約三千人。女館廣西東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人。鎮揚約萬人。金陵約八萬人。此六月人數。凡言人數。皆就金陵城內外論也。

賊偽典金官。牽衆出城。自言奉命打先鋒。偽守城官。疑搜其身。俱懷金數百。乃鎖白東賊。閉城搜各偽衙。凡有金者鎖入貢院。日搜出大脚蠻婆扮男

子者數十人。旋搜女館。又得男扮女子者數十人。更搜得有孕者數十人。於是殺打金匠。並各衙計二百餘人。其男女易裝。及有孕者。亦盡殺之。賊別立喫飯館。偽令凡兄弟願打仗者。許自報名歸館。其時報名賊約三四千人。不數日。驅出城。與官兵交仗。敗回。賊閉城弗納。又出仗。為官兵殺死十之八九。

賊衆少。且東賊多疑。于是使廣西大脚蠻婆上城頭守城。又使挑糠出城。使隨大隊打仗。賊後以備填塞濠溝之用。適官兵大獲勝仗。殺賊五六千人。大脚蠻婆奔竄不及。或殺死。或就擒。賊有竄逃不及。避入淺水。以浮萍覆面。露鼻於外。至兩三日。鄉村婦女過而見之。羣憤曳起。亦皆打殺。如是者不一。賊自此氣日益餒。易滅之矣。蓋紅單艇船業將上下。江路攔絕。賊船不得下。故有此一仗也。此七月三十日。閏七月初一初二日事。後十四十五日。官兵連獲勝仗。亦如之。

賊曰糧不足。於閏七月二十七日。趕婦女出城。至

鄉圩割稻。藉此逃逸者甚夥。而斃於水。暨餓死。及為強暴所擄。不從死者。亦不計其數。餘在上新河立館。賊仍朝夕驅禁。嗣後入城。城中男館。亦於閏七月。賊不發米。並粥無之矣。不論牌面牌尾人等。悉使出城割稻自食。人多藉此逃散。

十二月。賊偽命。城內偽官。每人取婦數名。並自指擇。不從死者甚夥。并聞是處鬼祟。城大賊少。賊不敢出。午後閉戶。天心厭亂可知。

粵達洪秀全。廣東花縣人。約四十餘歲。面潤鬚長。身癡肥。稍知盲詞筆意。初至廣西。挾拆字法及命數。徧蠱鄉愚。武宣桂平人。惑尤甚。道光戊申己酉。歲。秀全自稱天父第二子。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共相誕語。蓋天主教也。竊其餘似邪且怪矣。往來平寨山。欺誘頑民。潛謀不軌。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亂。偽號大平天國。偽稱天王。時賊黨纔二三百人。搶掠近處鄉鎮。官兵圍正急。將就擒。適廣東股匪楊元清范

運齊等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勢遂猖獗。咸豐元年。歲在辛亥。竄入永安。官兵困乏。憊甚。乃有男行女行之禁。值湖南郴州賊李嚴通作亂。為官兵逆勦。逃附永安。逆賊等始突圍出。男賊僅存二千餘人。女賊衣男衣得脫者。不滿三千人。遂擾桂林一帶。竄至長沙。此壬子年事。先是湖南多股匪。官兵分勦。至是悉附賊。約計一萬人。又招得掘煤洞蠻子數百人。始有龍口一說。龍口。坎地道也。故長沙以前。尚未能陷城。至長沙始用此法。城幾陷。幸官

兵救護。斫死蕭朝貴。賊乃退。及至武昌。遂驗此法。當武昌未陷。湖南股匪。逃回十之七八。暨十二月初四日。城陷。乃喧傳天父天兄之語。不爽。轉相附焉。其時廣東西約二千餘人。湖南約萬餘人。新擄湖北約三萬餘人。又各省約數千人。次年新正。沿江直下。於黃州九江安慶一帶。約擄數千人。水陸並擾。不逾月至金陵。又用龍口法。遂陷金陵省城。此癸丑二月初十日事也。進城。恣其殺掠。居制軍府。毀民居。拓益其巢穴。為號王府。周圍幾及十里。

性嬌。逼取民女約五六十人。偽府以內皆女子。惟用男子守門。朝夕念讚美。鑼聲震天。以惑衆。飲食由偽典廚進。秀全自入賊穴。未見其出。蓋東賊權重。似較禁之者。逆賊一子。約八九歲。又一子新生。賊傳。八九歲者。係東賊子。

東賊楊秀清。廣東嘉應州人。寄住廣西潯州武宣縣鄉。約三十餘歲。面窄。青白色。目常有疾。鬚微黃。身短少。目不識丁。而多權詐。與西賊蕭朝貴鄰。耦而耕。逆賊秀全密結之。妖言為天父四子。天生為

軍師。故偽號左輔正軍師。偽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私。睡未醒。賊夥至。不及避。乃故作天父下凡狀。謂賊夥曰。宣嬌我第六女。秀清同胞妹。當易姓楊。蕭朝貴為貴妹夫。我命秀清卧。為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卧。為天下姊妹贖病也。同胞兄妹。同卧何害。衆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直以牛鬼蛇神之說。煽惑亡命。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亂。漸攬賊權。自廣西至金陵。賊悉聽其指使。故偽喻皆署其偽號。金陵城陷。

初住皇城將軍署。東門外大營礮子。打落瓦上。輒驚駭。城內鬼晝祟。夜哭。居不安。乃徙於漢西門。帟賁倉前街。前長蘆。醮使何宅。亦毀民居。拓益其巢穴。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掘為池。前街街也。易以墻。其偽府內外及飲食。與逆賊秀全等。性嫫媿之。逼取民女。不滿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偽號王娘。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甲某事。乙某事。當殺。使賊衆驚為神。故五月又偽號勸慰師聖神風。殺雖請於逆賊秀全。然逆賊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

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故嘗假天父語於秀全四十。以示威。其出也。惟至逆賊秀全處。或登城。佯弗往也。至出城外。打仗皆使賊執其偽旗。以駭衆。其實并不敢輕出。即如在城內。偶出。賊衆亦數千人。大鑼數十對。龍席鳳旗數十對。絨綵鳥獸又數十對。繼以洋縐五色龍。長約數十丈。高丈餘。行不見人。鼓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輿至。輿夫五十六名。輿內左右立一童。拂蠅捧茶。謂之僕射。輿後偽相及衆賊官等百人從焉。又繼以龍行。乃畢。

金陵異日抄卷一
每日早坐偽殿。偽相一人。偽尚書。偽承宣。偽指使。各二人。以次侍見。論事已。偽國鑿補天侯進胗脈。次以醫偽相二復焉。視已。各擬方。乃退。蓋東賊素弱。媯無度。常病將就死。少緩者。留待獻俘用也。子一亦善病。

西賊蕭朝貴。廣西潯州武宣人。年家少。身長多蠻力。與東賊鄰。嘗並耕。逆賊秀全愛其勇。曰東賊而密結者。故偽號右弼副軍師。偽稱西王八千歲。其妻宣嬌與東賊私。甘受東賊愚。假天父語。宣嬌為

天父第六女。已為天父婿。為東賊貴妹夫。轉誇耀於人。而不知耻。東賊偽誥諭。皆附列其名。得意甚。所至無弗爭先。其虐尤毒。永安困。首突圍出。至長沙。飛登城陴。傷數兵勇。卒中鎗子。為大兵斫。無算。成肉泥焉。亦慘殺報也。逆賊等轉謂天父惜其勞。拖上高天享福。共相慶賀。以惑眾。加偽號為雨師。先是永安賊困。分男女禁。除逆賊秀全及東西南北翼賊外。凡男女私。雖夫婦亦斬。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眾賊覺。語西賊。西賊語東賊。遂

金陵雜錄 卷一
同議斬其父母以儆衆。西賊謂人曰。父母苟合。不足為父母也。噫其頑迷如此。子一。五歲至金陵。痘發死。宣嬌遂入東賊宅。

南賊馮雲山。廣西潯州桂平人。年三十餘。面陋身中。稍讀書。與逆賊秀全接。恨見之晚。遂相與密結。造偽書惑衆。愚頑信為神。蓋衆賊非鄉愚。即偷竊。暨娼優。修足剃髮。無所不有。忽見所造十天條。偽太平軍目。偽太平禮制。天父詔書。皆謂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偽號

前導。又正軍師。偽稱南王。七千歲。倡亂以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所有偽諭。悉出主裁。迨永安突出。至桂林途中。為大兵亂斫死。逆賊亦謂上高天享福矣。加瑞為雲師。無子。一弟約二十歲。其妻妾亦入東賊宅。

北賊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潯州桂平人。約二十餘歲。面窄。黑黃色。微鬚。身長瘦。性奸刺。稍識字。家業農。衣食頗足。逆賊等密約作亂。遂惑焉。妖言為天父第五子。故偽號後護。又副軍師。偽稱北王。六千

歲自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亂。率賊出隊。及賊中事無鉅細悉出其偽令。金陵陷。入城踞中正街李宅。內有園亭。故毀民居尚少。至是凡欲言之東賊者。必先告之。為轉達焉。然事東賊益倭。輻至則扶輿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人語。猶言學淺也。其兄忘其名。與東賊妾兄爭宅。東賊發北賊議罪。北賊請以五馬分屍。謂非此不足以儆衆也。凡賊取物。請蓋其偽印為信。其統下偽

官賊衆常二三千人。東賊以此疑忌之。故各其權於翼賊。如北賊偽號為雷師。其出也賊從減半於東賊。無龍。其飲食亦朝夕由外傳入。逼取民女十四人。亦偽號王娘。子一。七歲。

翼賊石達開。廣西潯州武宣人。約二十餘歲。面畧白。微鬚身中。性較和平。家稍裕。逆賊等欲為亂。苦無資。聞翼賊名。相與密訪之。妖言達開為天父第七子。當為王。偽號左軍主將。偽稱翼王五千歲。翼賊信而惑焉。願以家資從事。膽窺怯。率賊出隊少。

其諂事東賊與北賊等。東賊藉其資倡亂。亦怒其行事。癸丑歲夏五。安慶再陷。秋東賊命翼賊往踞。翼賊稍易。東賊苛剋。皖民少受害。東賊聞懼其得皖人心。急趣之歸。調燕賊秦日綱往替。詭言北賊勞心甚。藉以分北賊權。使翼賊代北賊事。俾不得專志於皖。時翼賊紗下新擄甚夥。其紗下偽官賊衆亦常二三千人。初金陵城陷。居大中橋劉宅。未毀民居。自安慶返住。抵鬼崇。乃移於上江茅棚。並前安徽道王宅及邢園居之。逆賊等又加其偽號為

電師。其出也。賊從減半於北賊。其飲食亦由外傳入。逼取民女七人。亦偽號王娘。然每次逼取民女。東賊分與翼賊。翼賊輒辭而後受。一子幼。燕賊秦日綱。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面中凹。黃鬚身中。初業豆腐。首從東賊倡亂。自金田至武昌。先行貼偽示者。時為偽天官正丞相。金陵陷。入城居中正街董宅。癸丑七月。東賊令取所擄安慶民女。偽號貞人。十二月。替翼賊往安慶。畧變翼賊所行。然新擄賊亦二三千人。東賊又以此忌之。乃調

羅大綱往。晉日綱歸。東賊分取其紆。下偽將使等。為東偽官。以少其衆。甲寅五月。聞湖南及黃河賊為大兵敗滅。欲使北賊前往。又恐北賊去而不返。乃偽稱燕王。偽號霜師。使代北賊上游之行。去後曰我紅單艇船。在三山營上下冲擊。乃率衆賊揚帆直下。至烏江。遇我紅單艇船。礮擊船隻無算。獲其印及帽。有偽燕王字樣。意其死矣。後大營拿獲老長毛。訊知燕賊落水。間道逃往和州。豫賊胡以眈。廣西潯州人。與逆賊交家早。其妻為

女偽丞相。在東賊宅。賊故信用之。使竄安徽廬州一帶。甲寅五月。東賊聞湖南及黃河賊皆為大兵所敗。妄思竄擾河北。偽稱豫王。偽號露師。暨聞六安州為我兵克復。去其偽王號。調往蕪湖。嗣以佗故。至金陵殺之。

陳承鎔。廣西潯州人。金陵陷。為偽地官副丞相。後偽稱興國侯。不識一字。賊大小事。俱由轉達。賊之憤憤可知。

黃玉崑。廣西潯州人。翼賊兵也。居鄉。稍知文字。略

明白。自金田倡亂，賊偽制及偽令，半由玉崑定。初為偽左一檢點，後偽加衛國侯。凡賊訟事，俱經判斷。甲寅四月，燕賊牧馬某甲，立門前，見東賊同庚叔未起，東賊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賊，未及問，又赴玉崑，意欲玉崑加杖。玉崑謂既鞭，可弗杖，轉相勸慰。東賊亦愈怒，推倒玉崑案，詆之東賊。東賊使翼賊拘玉崑，玉崑聞而辭職。陳承鎔秦日綱亦相率辭職。東賊大怒，使北賊杖日綱一百，承鎔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馬分屍。王崑杖後，夜投水，救起。

去偽侯為伍嗣，使入翼偽府，協理賊事。

楊元清，廣東嘉應州人，約三十餘歲，與范運齊等同一股匪。庚戌年八月初十日倡亂，賊衆約三千人，為官兵追勦，竄入廣西。適逆賊秀全等於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亂，遂相附。偽稱元清、東宗兄，其妻為東賊婦，服役至湖北。東賊誇耀己之得意，元清妻言阿叔固自得意，奈人皆分散，何。東賊怒其出怨言，殺之。元清遂不復用。韋俊偽稱北宗兄，常竄往九江上游等處。

石祥禎。偽稱翼宗兄。性強。紆下多亡命。會陷漢口。武昌等處。閏七月。使竄東壩。官軍敗之。退至金陵。為官兵所殺。

曾水源。廣西人。偽稱天官丞相。每晨見東賊議事者。七月。使往蕪湖。誤期。去偽職。

林鳳祥。廣西劇盜也。陷金陵後。竄河北。不知所終。曾釗揚。水源姪。口歪面斜。性奸刻。稍識字。修理偽詔書。

李開芳。廣西作盜久。家亡命。金陵陷。同林鳳祥竄河北。渡河。為官軍所殺。

黃超芳。亦偽稱丞相。見人不知所指。問旁人曰。彼何人而已。此亦一賊頭目也。有何伎倆足畏。記之。可以例其餘。

何震川。自言廣西茂才。畧知文墨。東偽試探花。凡偽詔書。半出其手。

曾天養。性稍和平。得賊衆心。癸丑七月。東賊使陷饒州瑞昌。暨往黃州。甲寅三月。至岳州。留踞其處。後為官兵所撓。敗殺之。賊衆歸韋俊。

陳宗揚初為東偽承宣。輪班東賊偽府。居頭門偏屋。其妻為東女偽承宣。傳事出。遂入屋獲私焉。東賊妹覺。通其妹。繼將通其偽王娘。妬姦事破。聞於東賊。大怒。時宗揚已偽稱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偽作天父下。凡指出。挈回立斬之。

陳宗勝。宗揚弟。東賊使竄河北。敗回。又使竄湖南。又敗。雞髮逃至武昌。東賊取回斬之。

羅大綱。廣東人。亦一股匪也。與賊衆同甘苦。得賊衆心。庚戌年。附東賊。屢為賊先鋒。陷金陵後。東賊使陷鎮江。即留踞焉。嗣調往安慶廬州等處。偽稱冬官丞相。大綱極亡命。衆猖獗。凡賊遇窮蹙之時。皆以大綱往。而大綱至。亦不過身先率賊。拚命而已。奈前此劫數。是以遲遲不即殄滅也。設我軍一鼓而前。不難勝之。

唐正財。湖南船水手。自湖南從賊。至金陵。總偽水營。偽稱相揮。癸丑冬。至湖南岳州及湘潭等處。擄逼水手二三千。返金陵。偽稱檢點。甲寅春。使與陳宗勝再竄湖南。為官軍所敗。退回安徽。往來長江。

一帶。

周勝坤。鄭春潤。副大綱。踞鎮江者。大綱去後。惟周鄭二賊在。或添他賊。亦未可知。並無蕭三娘女賊。或城內故扮女賊。以駭我兵。切不可誤認。為真。記此可知賊之詭譎。

黎振暉。極亡命。賊在湖南。官兵槍子傷其一目。猶不自悔。至六合。官兵燒之。幾死。逃回于閏七月。在金陵城外。卒為官兵所殺。

傅學賢。亦一劇盜也。面半花白斑。性極刻毒。用水

烙火錐。皆自傳賊始。

鄧輔廷。由湖北附賊。為偽右史。張炳元羅織其名。賊殺之。

黃開元。湖北之優伶也。賊募之。使為偽典。柴薪得。出城。遇逃逸者。輒鎖送。老長毛賊。多至逼命。嗣為偽典機匠。尤藉此作逢迎之計。讐言甚夥。有供其通外信者。遂五馬分屍。報應之速。人皆快之。

劉春山。湖北盤生。為偽國醫。嚴定邦。江西人。由湖北附燕賊。張炳元羅織二賊名。俱被殺。

金陵癸甲披談卷下
續聞。乙卯三月東賊死。是日城內盡用白。掩埋
東賊後。凡從事者皆殺。翌日東賊叔偽稱知東
賊。果如所聞。毋乃倖逃顯戮耶。抑天心厭亂。故
速_三之_力死耶。或者詭計憚我軍心。亦未可知。

金陵癸甲披談卷下

官許

明治二己巳年季冬

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浪華

河内屋正助

書林

本町通心齋橋筋東

河内屋真七

